



第22号妻子

Wife 22

[美] 梅兰妮·吉迪恩 (Melanie Gideon) ◎著
于素芳◎译

让相爱的人读懂对方

小说版的《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》

中文简体版全球抢先上市 电影版权已售，即将改编上映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第22号妻子

Wife 22

[美] 梅兰妮·吉迪恩 (Melanie Gideon) ◎著
于素芳◎译

中信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第 22 号妻子 / (美)吉迪恩著;于素芳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5

书名原文: Wife 22

ISBN 978-7-5086-3277-3

I. 第… II. ①吉… ②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9428 号

Copyright © 2012 by Melanie Gide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© 201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第 22 号妻子

DI 22 HAO QIZI

著 者: [美] 梅兰妮·吉迪恩

译 者: 于素芳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8-10 层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**印 张:** 9 **字 数:** 215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1-4122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277-3/I·285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“沟通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——爱德华·摩根·福斯特^①

^① 爱德华·摩根·福斯特，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，作品主要反映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精神贫困。——译者注

第一部分

1

我盯着浴室镜子，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就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左眼皮耷拉下来了。我看起来一直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，现在倒好，突然间所有岁月都来报到了，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年龄——44岁，甚至更老。我用一个手指往上推着垂下来的眼皮来回晃动了一下。有我能用的眼霜吗？做个眼皮提升手术会如何呢？

“你眼睛怎么了？”

彼得头伸进浴室。我不乐意让人偷看，但是看到儿子长着雀斑的小脸还是很高兴。儿子12岁了，胃口还不大而且好填饱：冰冻松饼和水果织布机牌的平角紧身内裤——要棉质腰围的那种——就能糊弄住。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我责问。

我离不开彼得。我们俩亲密无间，尤其是在有关形象的问题上。我们有约定，他负责我的头发，我的发根露出来时他要告诉我，我和理发师丽莎订约。作为回报，我负责检查他身上的气味，确保他体无异味。说不出的原因，12岁的男孩子总是闻不到自己腋窝的异味。他早上都这样：胳膊一抬，冲我晃动腋窝，让我闻气味。“洗澡去”。我差不多都是这句。极少的时候我也会撒谎说“没有”。男孩子就应该闻起来像个男孩子嘛。

“告诉你什么呀？”

“我的左眼皮呀。”

“说什么，说眼皮垂下来盖着你的眼睛了？”

我不由嘟囔了一句。

“稍微有点。”

我又照镜子：“那你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？”

“哦，你不也没有告诉我彼得是小鸡鸡的骂人话吗？”

“本来就不是。”

“是，明显就是嘛。听过一个彼得和两个球球的说法吗？”

“我向你发誓我以前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那好，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把名字改成佩德了吧。”

“弗罗斯特这个名字怎么不用了？”

“2月份就不用。那时候我们正在学习罗伯特·弗罗斯特^①那一单元。”

“这么说出现变故了你才要改成佩德？”我追问。

有人告诉过我，中学就是尝试不同身份的阶段。作为父母，让孩子们尝试不同的角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，不过恪守职责可真不容易，今天叫弗罗斯特，明天叫佩德。感谢上天彼得不是什么爱墨型^②的孩子。我并不知道爱墨型是什么玩意儿，就我的判断能力来说，就是一群野蛮小孩：为人猖狂，染一头黑发，还画着眼线。不，彼得可不是这样。彼得是浪漫型的。

“好吧，”我接着话茬儿，“可你想过叫皮特吗？这可是彼得的挪威语叫法。你的朋友们以后可以叫你皮特，佩德读起来不顺口。对了，我们家有透明胶带吗？”

① 罗伯特·弗罗斯特，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，曾4次获得普利策奖和许多其他的奖项及荣誉，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。——译者注

② 爱墨型，一种由非主流音乐带来的潮流。跟随这个潮流的青少年称为爱墨小孩（emo kid），特征有：黑色直发，紧身牛仔裤，帆布平底鞋，画眼线或眼影，等等。——译者注

我想把眼皮子粘住，看看会是什么样子。

“不要太在意哦。”彼得不当回事。“再说了，我喜欢你眼皮垂下来的样子，这让你看起来像只小狗。”

我不由得嘴巴张大。你知道吗？我简直要发疯了。

“不对，准确地说是像捷波。”他还没完呢。

彼得说的捷波是我们家两岁的狗，混血儿，一半是藏獒血统，另一半无从知晓。这狗重 12 磅，精神头十足，它还吃自己的粪便，简直就是墨索里尼再版，很恶心的。不过，你再想想就会觉得这也挺好的，以后再也不用随身携带塑料袋子了。

“放下，捷波！你这个令人讨厌的东西！”我女儿佐伊在楼下咆哮着。

紧接着就听见捷波慌里慌张地在硬木地板上跑，极有可能是它抓乱了一卷卫生纸——除了粪便之外，这可是它的又一大爱好。捷波在藏语里的意思是“绅士”，没曾想这狗的脾性却完全相反。不过我才不在意呢，我喜欢精神头十足的狗。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，家里就像又有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那日子的一分一秒我都喜爱至极。

“捷波该出去遛遛了。亲爱的，你带它去好吗？我要为今天晚上准备一下。”

彼得扮了个鬼脸。

“拜托了，好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。等等，先别走，我们家有透明胶带吗？”

“我觉得没有，不过我曾看见旧抽屉里有管道胶布。”

我想着自己的眼皮：“再帮一个忙好吗？”

“又干吗呀？”彼得叹了口气。

“遛完狗之后把管道胶布拿过来好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“你真是我的头号儿子。”我夸奖道。

“你就我一个儿子。”

“数数倒也是。”我说着吻了吻他的脸颊。

今天晚上我要陪威廉参加无花果伏特加投放市场宴会。为了这位老主顾，威廉和他的 KKM 广告团队至今已经辛劳了好几个星期。

威廉交代我要“穿得像样点儿”，于是我翻出了老早之前买的深红色安·泰勒品牌套装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还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，这可是我的杀手锏。我把衣服穿在身上，站在镜子前端详。衣服有点过时了，不过，要是配上去年我生日时内德拉·烧送的那条拙朴的银色项链，也许能掩盖住它明日黄花的事实。我第一次遇见内德拉是在 15 年前的一次“我和妈咪”的学前班活动中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加州顶级的离婚律师之一。我指望她能给些高明的建议。平时她可是每小时收 425 美元的，对我则分文不取。我尽力用内德拉的眼光端详这身打扮。我知道她会说什么，“亲爱的，你不能太过严肃了”，满腔华贵的英伦口音。太糟糕了，我的衣橱里再没有别的可称得上“像样点儿”的衣服了。我穿上便鞋就下了楼。

坐在长沙发上，长长的棕色头发在脑后乱糟糟地挽成一个髻，这就是我 15 岁的女儿佐伊。她是个时断时续的素食主义者，狂热的资源回收者。和她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女孩子一样，她曾一门心思地热爱过很多东西，跳过芭蕾，演奏过吉他，还曾是内德拉的儿子裘德的女友。裘德在这一带也算是小有名气。他曾闯入了“美国偶像^①”好莱坞回合，之后就被刷了下来，原因是“声音听起来像是加利福尼亚的桉树着了火，砰砰声、嘶嘶声不断，还有爆裂声，总之就是没有本土的声音特质，一点儿都没有”。

当裘德勇闯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时，我一直支持他，我们大家都支

① 美国偶像，美国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，普通的美国民众可自由参加，并把评判权交给观众，通过民意选出最受欢迎的歌手。——译者注

持他。但就在好莱坞那一轮之前他被迅速成名冲昏了头脑，竟然对佐伊不忠，还把她给甩了。真是伤透了我女儿的心哪。有什么教训？千万不要让你十几岁的女儿和你最好朋友的儿子约会。这让我的佐伊花了好几个月才缓过劲来。我对内德拉出言不逊，“我本就不该对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儿子，有两个妈咪的家伙期望过高”之类。这在平时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说的。内德拉有一阵子都不和我说话，现在我们已经前嫌尽释了。不过，无论我什么时候去她家，裘德总会碰巧不在家。

“爱丽丝，好久不见了。你真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呀！为什么威廉不经常带你参加宴会呢？”

弗朗科·波特是KKM广告公司首席创意官，此刻正小心谨慎地越过我的头顶张望着。“你看起来棒极了，”他一边说，眼睛一边四处忙活，朝屋子最里边的一个什么人招手示意，“这身衣服不错。”

我喝了一大口酒：“谢谢。”

我环顾整个房间，别的女性清一色的短衫，系带凉鞋和紧身牛仔褲。此时我才猛然意识到“穿得像样点儿”原来是说“穿得性感点儿”。至少这一群女人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性感。我一只手放在胸前，另一只手把酒杯举到下巴处，想遮盖着自己的上衣，反而欲盖弥彰。

“谢谢你，弗朗科。”我应付着，汗珠子顺着颈部直往下淌。

当我觉得不自在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出汗，还有一个反应就是重复说一句话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哦，天哪，爱丽丝。非要连说三遍“谢谢”吗？

他拍了拍我的胳膊：“家里情况如何？讲讲嘛，都还好吗？孩子们如何？”

“一切都好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打破沙锅问到底，一脸严肃相，很关注的样子。

“都好，真的，家里人都好。”

“很好，”他接着说，“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。你这些天忙什么呢？还在教学吗？教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戏剧。”

“戏剧。教学肯定是很……很有意义的。不过我想压力也不小，”他压低嗓门，“你是个圣人，爱丽丝，我可不会有那耐性。”

“我敢说，你要是看到孩子们的表演天赋，你也会有耐性的。他们是那样迫切表现自己。给你说说吧，有一天，我的一个学生……”

弗朗科又一次越过我的头顶张望着，又是扬眉毛又是点头。

“爱丽丝，原谅我，恐怕有人正在找我。”

“哦，没事。该说原谅的是我，我无意扯着你不放，我知道你有别的……”

他朝我移近，我想他是要亲吻我的脸颊，于是身体往前倾去配合他。谁知，他却往后一闪，只是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摇了摇说：“再见，爱丽丝。”

我放眼整间屋子，看着所有人都轻松愉快地喝着荔枝无花果酒，自己也不由得轻声低笑起来，就像正想着什么有趣的事，尽力显出轻松愉快的样子。我的丈夫哪儿去了？

“弗朗科是个笨蛋。”有人在我耳边轻声说。

感谢上帝，很友好的一张脸，是凯莉·周，威廉创作团队中的长期战友——广告业人事变动令人难以置信的快，她待的时间算是长的。她穿着套装，与我的套装并无天壤之别（除了翻领稍胜一筹外），穿在她身上却很新潮。她搭配着套装穿了一双及膝的靴子。

“哇，凯莉，你看起来好抢眼呀！”我不由赞叹。

凯莉没理会我的赞赏，问：“为什么我们不经常见到你？”

“哦，你知道，过桥来有多麻烦，那么多的车。还有，晚上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，我到现在都适应不了。彼得刚刚12岁，佐伊是个对

什么都不上心的孩子。”

“工作怎样？”

“好极了，就是有忙不完的琐碎事，服装呀，吵闹的家长呀，安慰人的蜘蛛，还有没有学会台词的小猪们。三年级今年排演《夏洛的网》^①”

凯莉微笑着：“我喜欢这本书，听起来你的工作真是充满诗情画意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我真想退出这争来争去的工作。每天晚上都很精彩，我知道这似乎很有吸引力——吃不玩的顾客晚宴，在包厢里看巨人棒球比赛，听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——可是过上一阵子就会发现这很累人。你也知道是什么样子，你老早就是一位广告寡妇了。”

广告寡妇？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说法。可是凯莉说得有理。威廉出差招待客户的日子，我基本上是单亲妈妈。一个星期一家子能聚在一起吃顿晚饭那可是撞上好运了。

我往房间对面看，正迎上威廉的眼光。他朝我们走来。威廉个子高，体型匀称，一头黑发仅鬓角处有灰色，可灰得张扬，有的男人头发变灰就这样子（似乎在说，什么，我47岁了，见鬼去吧，我依然性感，灰色让我的性感有增无减）。他外着深灰色套装，内着格子棉布衬衫。他穿过房间走过来时，我心中不由涌出一股自豪感。

“你在哪里买的靴子呀？”我问凯莉。

威廉走到了我们跟前。

“布鲁米斯专卖店。威廉，是你让你妻子成了寡妇的，可人家没听过广告寡妇的说法，这怎么可能？”凯莉质问威廉，还朝我眨眨眼睛。

威廉眉头一皱：“我一直在到处找你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，爱丽丝？”

“她就在这儿，实际上在大受弗朗科之苦呢。”凯莉替我回答。

①《夏洛的网》是E.B.怀特（1899~1985）的著作，被誉为“20世纪读者最多、最受欢迎的童话”之一。蜘蛛与小猪都是其中的角色。——译者注

“你在和弗朗科说话？”威廉问，一副焦虑的样子，“是他找的你还是你找的他？”

“他找的我。”我如实相告。

“他提到我了吗？提起策划的事了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说你，”我回答道，“实际上，我们说话时间并不长。”

我盯着威廉。他为什么眉头紧皱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呢？客户们都面带微笑，喝得都不少了。现场有很多媒体，就我所见，发布会很成功呀。

“我们出去，行吗，爱丽丝？”威廉说。

“现在吗？乐队还没开始演奏呢，我真想听听现场演奏的音乐。”

“爱丽丝，我累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”

“威廉！”三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把我们围住，都是威廉团队的成员。

威廉把我介绍给了他们三个：祖亚昆、哈利和厄里曼德。

厄里曼德说：“嗨，我今天自我人肉搜索了一番。”

“你昨天也搜了。”祖亚昆说。

“你昨天是搜了。”凯莉起哄。

“你们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”厄里曼德抗议。

“让我猜吧，点击率有 1234589 次吧。”哈利也凑热闹。

“笨。”厄里曼德嘴不饶人。

“你抢人风头了，哈利。”凯莉说。

“现在点击 5881 次，听着很不给力。”厄里曼德撇嘴了。

“10263 次听起来肯定不让人泄气。”哈利说。

“20534 次也是。”凯莉说。

“你们都在痴人说梦。”祖亚昆不信。

“别嫉妒呀，1031 次先生，这样不好。”凯莉说。

“50287 次。”威廉一张口，打败了所有人。

“哥们!”厄里曼德不由喊了一声。

“那是因为你赢得了克里奥奖^①,”哈利不服气,“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,头儿?1980……”

“好好干吧,哈利,要不我把你从半导体项目调到女性卫生用品项目上去。”威廉半真半假地说。

我无法掩饰住脸上的吃惊表情。他们这是在较劲自己名字在网上的点击率呢,所有人的点击率都上了几千?

“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,爱丽丝被吓着了,”凯莉不无责备地说,“我可不是怪她。我们真是一群自恋狂。”

“不,不,不,我可没有指责的意思,我觉得挺好玩的,自我人肉搜索。人人都在搜自己,是不是呀?只不过没有勇气承认罢了。”

“你搜索结果如何,爱丽丝?最近搜索自己了吗?”厄里曼德问。

威廉摇摇头:“爱丽丝没有必要搜索自己,她不过这种公众生活。”

“是吗?那我过什么样的生活?”我追问。

“好的生活,有意义的生活,只不过是社交圈小了些,”威廉捏着两眼间的部位,“抱歉,孩子们,很好玩,可是我们必须走了,我们还要过桥。”

“必须吗?”凯莉不舍,“我几乎没好好看看爱丽丝。”

“他说得没错,”我打圆场,“我答应孩子们10点到家,明天还有课什么的。”

于是凯莉和三个小伙子朝吧台走去。

“社交圈小?”我念念不忘。

“我说这话并没有别的意思,不要太敏感,”威廉说着,扫了一眼屋子,“再说,我说你也没说错,你最近一次搜索自己是什么时候?”

① 克里奥国际广告奖(Clio Awards),全球广告业界最受推崇、最富盛誉的国际性广告大奖赛。——译者注

“上周，128 次点击率。”我撒谎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惊讶？”

“好了，爱丽丝，我没有时间纠缠这个，帮忙看看弗朗科在哪儿，我必须和他说些事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他在那边，窗户旁边，咱们过去吧。”

威廉手拦在我肩膀上：“在这儿等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桥上没有车流，我希望有。平时，回家是我喜爱的感觉：期盼着穿上睡衣，期盼着孩子们在楼上睡着了（没准儿是躲在床上，假装睡觉，其实正在发短信或看即时消息），一个人握着遥控器窝在沙发上。可是今天晚上例外。我宁愿待在车上，随便开到哪个地方，什么地方都行。今晚全乱套了，威廉因为我而觉得难堪，这一幕我怎么都忘不掉。

“你怎么这么安静？你喝多了吗？”威廉问。

“累。”我含含糊糊地应付。

“弗朗科是个人物。”

“我喜欢他。”

“你喜欢弗朗科？他可是个花花公子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可是他诚实，他并没有花力气掩盖事实。再说了，他对我一直都不错。”

威廉随着收音机里的节奏用手在方向盘上打着节拍，我闭上了眼睛。

“爱丽丝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最近好像怪怪的？”

“怎么怪了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准。你是不是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呀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准，是你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吧？”

威廉摇了摇头，把音乐调大。我靠着窗凝视着窗外：东湾区山头上成千上万的灯在闪烁。奥克兰披上了盛装，就像过节一样，我不由想起了母亲。

那年我 15 岁，我母亲在圣诞节前两天去世。母亲出去准备买一加仑的蛋酒^①，却被一个闯红灯的人开车给撞了。我希望她不知道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。碰撞金属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接着是哗哗的声音，像是奔涌的河流，再接下来，粉红的光线充斥车厢。那就是我对当时场景的想象。

我曾多次回忆起她死亡的过程，次数太多了，以至于细节都没有了意义。有时候当人们问起母亲时，我满脑子竟然全都是一些奇怪的，并非全是痛苦的喜忧参半的感觉。我可以生动地想起，那个 12 月的一天，马萨诸塞州布鲁克顿市的街道装饰得流光溢彩，金碧辉煌。酒店里人们排着长长的好几条队伍，小推车里堆满了一箱箱的啤酒和一瓶瓶的葡萄酒，空气中弥漫着圣诞树松针的气息。那种喜忧参半的感觉到此戛然而止，之后发生的一切变得模模糊糊。然后我的脑袋里充满了《私家侦探玛格依》妙不可言的开头主题曲。当时我父亲正在看这部电视剧，电话铃响了，电话另一头一个女人轻轻柔柔地通知我们，说我的母亲出车祸了。

为什么我今天晚上会想起这些呢？是因为威廉所说的中年危机吗？钟表在滴答作响，没有任何犹豫。今年 9 月，我就要迈进 45 岁的门槛了，和母亲去世时一样的年纪。这可是我的敏感年。

时至今日我总会这样安慰自己：即使母亲走了，她却总是在我前头，我必须跨过她跨过的所有门槛。而正是因为这些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依然还活着。可要是我的年龄超过了她，再也没有了她跨过的门槛可跨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① 蛋酒是圣诞节最具代表性的饮品，由鸡蛋、牛奶和朗姆酒调制而成。——译者注